



茶玫瑰

Б·拉甫列涅夫著

王 力 譯

人民社

茶 玫 瑰

B·拉甫列涅夫著

王 力 譯



人民社

一九五〇年

目次

茶玫瑰.....	五
倔強的心.....	三五
友愛.....	五五
美好的歌.....	七五

茶 玫 瑰



索拉·費曼里奇是巴拉格拉伐人。巴拉格拉伐人血統並不是

平常的，任何什麼地方也不能找到像巴拉格拉伐人那種果德

（係中古時代的野蠻民族——譯者）、意大利、韃靼和希臘人的激烈性

的血液的混和。因此，他們長得比遠年的葡萄酒還要來得猛烈，

他們是喧噪的、辛辣的，打諢的愛好者；他們是能够使得異性神

魂顛倒的人，而且頑強得好像古代的熱那亞的塔——這個塔不論

是年代或是狂暴的海風也是不能摧毀它的——那樣地聳立在他們

的故鄉的城市的上空。

好像所有的巴拉格拉伐人一樣，索拉也是有着過度的自尊性與暴躁性，他就好像蔓生在海邊岩崖上的那種叫做海黃瓜的劣性植物，它的果實難看得像醋漬的小黃瓜一樣，假如有一個粗心的行人輕微觸碰了它們一下的時候，就要像一匹發怒的駱駝一樣，輾輻地噴出它們濕漉漉的瓜子來。索拉就是這樣性情的人，當他即使受到了極小的侮辱的時候，也就會剎那間喧嚷地激怒起來的。而對於他任何一切只要他認為和他的願望、和他的性格的看法相拂逆的就都是一種侮辱。

他長得欣長，黧黑，靈活而瘦削，他那對眼睛是水汪汪的，當他的瞳仁閃爍起來就像鐸在眼膜裏的淡藍雲石裏磨光的白煤小球一樣。

他在這裏有着怒號者、喧嚷者、和暴躁人的確定的名聲。因

爲這種緣故，所以在挑選五個戰鬥員送到營狙擊隊那裏去的時
候，中尉謝吉爾尼可夫就把費曼里奇的名字寫進了名單。中尉的
想法是這樣可以從那爲莫須有的侮辱而作不可避免的激烈的談話
中解脫出來，而另一方面他自己背地里也是希望躲開這個荷馬
（古希臘詩人所寫『伊里亞得』詩篇中有神笑的描寫，此處『荷馬』二字就有用作
『哄堂』的形容詞意思。——譯者）的好喧嚷的後裔而得到一些休息，
雖然這休息也許就是暫時的呢。

索拉對於中尉的這種計謀並沒有去猜想它，他反而把這次的
任命當作光榮的選拔那樣接受下來了，因此在他那對白煤樣的眼
球裏還閃爍着快活驕矜的神色。之後他甚至等不及另外在收拾東
西的那四個伙伴，抓起了他的那個裝着一條短襯褲，用過的「紅
色莫斯科」牌的修面藥水，剃刀和心愛的曼陀鈴的行李袋，就獨

自一個出發到連部的所在地，去找尋狙擊隊的指導員龐塔爾楚克曹長。但是，在指定給他的那個土窖的門檻上，却坐着一個紅海軍戰鬥員沈思地在那里補綴着褲子。而對於索拉的訊問只告訴說曹長這時正在連指揮那里，過半小時以後就會來的。

熱得發紅的正午，太陽高高地懸掛在當空，用火燙的熔岩在多石子的泥地上流貫着，烤得發熱的空氣的細流在抖動着。索拉既然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克里米亞人所以他是憎恨熱的，他拖着腳步走向一邊搜尋着可以隱蔽的地方。但是，在赤裸裸的西伐斯托波爾的高地上，很難尋找到空氣新鮮的蔭涼的地方，那也只好局限在次一等的蔭涼的地方，稀疏的白樺叢林的底下。

爲了能够減縮等待的時間，索拉把曼陀鈴從袋里拉了出來，伸開四肢躺得舒適些，他狠狠地望了望燃燒着的藍天，開始胡

亂地彈奏起『探戈』。困憊了的太陽一來。不管天氣的著熱他是奏得那麼高興起來，甚至沒有覺察到有一條濃密的藍色的影子已經橫在曼陀鈴的上面了。

「對於音樂會這是很不適當的地方……可是，你倒彈得很不錯呢。」

聲音是打從胸部發出的，很是高亢。索拉吃了一驚猛地地抬起頭來。他的眼睛這樣地瞬眨着，彷彿看了一眼太陽而燒灼了眼睛一樣。

索拉看見了一個穿着軍裝的瘦削的姑娘，船形帽緊緊地斜壓在她底端正的不大的頭上，頭髮柔軟地在太陽光里閃着金芒。這個姑娘長得有一個輪廓清楚的小鼻子，孩子般厚腫的兩片嘴唇，而晒黑的臉蛋就好像是用藍得像海水似的眼睛的熾烈的光在內部

照樣着。

索拉遇到這種意外而有點茫然若失了。但是，慌亂並不能制服巴拉格拉伐人，他跳起來不可抗拒地笑了笑，碰了一下後跟，與緞勃勃地說了：

「你好！天生成迷人的兒！超過了幻想，多麼漂亮啊！」

那個姑娘把稜胸的細長的眉毛會聚到鼻樑上，並且抖動了兩下，她的目光看索拉的眼睛嚴厲地問：

「你是什麼人？」

索拉對於這構的一套是不很喜歡的，在他不止一次被擊倒無一失的在女人的心理上所得到的實際經驗的對付方法來說，他剛才的情形一定會得到另外一種的反應——忸怩不安，羞答答的偷偷地一笑。可是，意外地……說實在的這隻鳥兒爲什麼要那樣來

對待他，對待一個受過鍛鍊的前線戰士呢？她究竟是誰呢？是一個醫藥隊的隊員，頂不極是一個無線電員，或者就是一個高射砲手而已。可是，她却反而裝出那付指揮員的神氣。索拉於是有點憤憤不平，嘲弄地一字一字地透過牙齒說：

「你對於我的身份如此發生興趣，這使我很感覺榮幸，我是曼陀薩·巴拉密達的聖·喬治·考凡尼伯爵，巴拉格拉伐港的海軍上將。」

「我問你，你是什麼人？」

姑娘更加聲勢俱厲地重複問了一遍。

索拉的全身因為一種憎惡而緊張起來，就好像海黃瓜準備噴吐它的成熟的瓜子。他吡了吡耀眼的三十二隻牙齒，睜大了眼睛，倘若無人地嘮嘮不休：

「唔，怎麼啦，親愛的小姐，假如你不識股戀的話，那麼，就請你像個小球似的滾開……真是……一朵茶玫瑰！」

他那易感侮辱的心中沸騰起來對這莽撞了頭的所有狂暴輕視，他在這一句諷刺里都放了進去。但是，出於意外地，那姑娘連臉色也沒有變一變，似乎索拉的這種無禮的話已經越過了她的聽覺。

「好極了！」她很鎮靜地說：「這就是說，你是巴拉格拉伐港的一位海軍上將？我們能够會面真是愉快萬分。唔，我，向你通報一聲，我是曹長龐塔爾楚克……紅海軍戰鬥員同志，爲了你還是初犯我先記你一次失禮的裝腔作勢和粗野的過失。假如現在你願意不要得到更重的懲罰，那麼就請你回答問題。」

在索拉的面前只感覺到那黃色的被燒得火熱的土地在旋轉

着，到這時候他才辨別明白在那同樣領章上的保護色的三角星。違反了他自己本來的意志而自動地立正起來。

「曹長同志：第三連紅海軍戰鬥員費曼畢奇……來到你的麾下。一他艱難地用潤乾了的嘴把這些話擠了出來。

那對碧藍的眼睛用一種難以使人忍受的光芒燒灼着他，而當他聽到那種輕蔑的聲音時，他真想馬上鑽到地底下去：

「這是非常寶貴的收獲，我一生都在夢想着希望給我送來一個這樣的寶物。你去問問事務長特列諾古夫同志，他會告訴你應該按插在什麼地方。在召喚以前你可以自由一會。」

說完話，曹長龐塔爾楚克向索拉背轉身來輕快地在石子路上跨着步走開了。索拉抬起了曼陀鈴，在慌亂的感覺中去找特列諾古夫。事務長是一個圓圓的、闊肩的、活躍的人，在談最初的幾

句話以後他就望着索拉的拉長了的臉孔同情地問：

「好兄弟，你怎麼啦？臉色喪魂落魄似的，好像是你的岳母要到你家里長住樣地。」

索拉揮了一揮手，悶悶不樂地把所發生的事情對事務長說

事務長搔了搔他那佈滿雀斑的鼻子。

「你真是遭到了大大的不幸，」他帶着男人的同情心說：「現在，聳起耳朵來吧。她會燙傷你的，這朵茶玫瑰。對於紀律她是有着偏愛的理解的，違反就槍斃——申辯是不可能的。一個正常的狙擊兵只射擊漢斯（指德國人——譯者）的眼睛，可是，她却一心地要射擊那薩仁。你自己會看見的。」

這一天，索拉使其餘所有的時間裏都過得鬱悶不樂。他感到